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學觚》探源

袁明嶸

摘要

今國家圖書館前身爲1933年於南京成立之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中央圖書館」），建館至今已近百年。中央圖書館館刊「戰前有《學觚》，戰時有《圖書月刊》，《學觚》至抗戰軍興而止，《圖書月刊》至勝利還都而止。」故最早的館刊爲1936年2月發行《學觚》，有何源可探？但早在《學觚》之前，中央圖書館與中央日報社合作，借其刊物《中央時事周報》闢有〈學觚〉專欄，創刊早於《學觚》一年，〈學觚〉中討論圖書館學理論、文獻學、目錄學，記載當時學術界訊息，著錄呈繳及採購圖書、期刊，亦涉及善本書志與版本研究，兩者體例相近。故〈學觚〉可謂中央圖書館最早主編之連續性專欄，但鮮爲人知，漸所遺忘。回首百年，就館史而言，館刊起源自應探析辨明。

一、前言

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中央圖書館」）於1933年於南京成立以來，1936年出版學術性館刊《學觚》之後，抗戰時期於1941年發行《圖書月刊》，抗戰後復刊，由顧廷龍主編中文版《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另由錢鍾書主編英文版《書林季刊》^[1]乙種，至1996年易名為國家圖書館後，館刊亦更名為《國家圖書館館刊》，館刊的編輯始終不輟。但在《學觚》第一期發刊詞記載：

吾國本文化事業先進之邦，自世界各國科學競進，遂相形落後；急起直追，端在社會人士，互相研討，共同促進，以期灌輸現代之學識，發展固有之文化，本館籌備已逾兩年，同人等深愧力薄，極鮮貢獻，用是本服務社會之職責，除個人應負之任務外，曾以餘暇於去年二月起主編「學觚」一欄，按期刊登中央時事週報，以促進文化事業，介紹圖書與學術界消息，供各界之研討為目的，倏已週歲。茲為便利閱者起見，除新書簡訊仍繼續供給中央時事週報刊登外，特由本館單獨刊行「學觚」。

《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年大事記（初稿）》^[2]中亦載：

本館主編〔學觚[3]〕一欄，本月起按期刊登〔中央時事週報〕，內容有圖書介紹、學術界消息、新書簡訊等，供各界之研討以促進文化事業為目的。

〈烽火歲月中之出版紀錄--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目錄：民國22年至38年〉^[4]又載：

B06 學觚

本刊之前身，係民國24年2月起刊載於《中央時事週報》之「學觚」專欄，設有圖書介紹、學術界消息、新書簡訊」等欄目。民國25年2月本刊創刊後，設有「論著、譯作、圖書館界消息、館藏呈繳書目、官書目錄及期刊目錄」等欄目，內容以圖書及圖書館學界為限，唯「新書簡訊」仍繼續刊於《中央時事週刊^[5]》，民國25年2月（1卷1期）創刊，民國26年6月（2卷6

^[1] 英文名稱為《Philobiblon, A Quarterly Review of Chinese Publications》。

^[2] 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年大事記編輯小組，《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年大事記（初稿）》（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3），頁4。

^[3] 「學觚」應為「學瓠」，內容應為「論評、事載、書訊、談餘」四大項。

^[4] 陳友民、曾瓊葉，〈烽火歲月中之出版紀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目錄：民國22年至38年〉，《國家圖書館館訊》，92：1（2003.3），頁22。

^[5] 《中央時事週刊》應為《中央時事週報》。

期) 因抗戰發生停刊。

專欄名稱〈學瓠〉除了1936年《學瓠》發刊詞記載正確外，其它遷臺後資料介紹皆誤，專欄內容與實際亦有出入。目前國家圖書館雖有《中央時事周報》微卷，但有殘缺，難以一窺全璧。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有紙本，但亦缺刊載有〈學瓠〉卷期。中國國家圖書館所編《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續編·三編》亦未收入，館史資料及相關研究中引用專欄名稱的錯誤^[6]，可見曾實際翻檢此欄者少，二者亦相混淆。此欄文章除了少數學術目錄有著錄部份條目外，其切確發行起迄日期？內容與《學瓠》有何關係？記載多少善本書志？討論主題亦鮮為人知。本文經實際查檢內容、分析整理，探明館刊源頭，以全館史資料。

二、《中央時事周報》與〈學瓠〉

(一) 《中央時事周報》創刊

《中央時事周報》在1932年11月5日創刊，主編為1931年任南京中央日報主筆劉光炎^[7]兼任，為《中央日報》的附屬刊物，同年亦有《中央夜報》之發行。當時1928年上海《商報》停刊，國民黨接收其設備，於2月1日在上海發行《中央日報》，社務由汪精衛系統人士掌握，丁維汾出任社長，潘宜之任總經理，彭學沛任主筆。編輯部曾敦請社會賢達人士出任，如吳稚暉、胡漢民、戴季陶、李石曾、葉楚滄、蔡元培、楊杏佛等人。後國民黨依《設置黨報辦法》規定，《中央日報》應設在首都，故於1929年2月1日將中央日報社遷至南京，由中央宣傳部長葉楚滄兼任社長，下設經理部、編輯部，總編輯為嚴慎予，後由魯蕩平、賴璉前後接任。1932年3月起實施社長責任制由程滄波任首任社長，直接對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負責，但行政上分開獨立。程社長此時提出了「經理部要充份營業化，編

^[6] 引用錯誤的有：馮驥才，《人類的敦煌》（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頁152。季羨林、段文杰等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頁792。

^[7] 劉光炎（1904- ）字厚安，浙江紹興人。畢業於復旦大學普通文學系。1929年任立法院特約編纂。1931年任南京《中央日報》主筆，兼任《中央時事周報》主編。抗戰後，隨《中央日報》內遷重慶，任總編輯兼總主筆，兼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抗戰勝利後，返南京任中央周刊社長、建設日報顧問。1949年赴臺灣，於政治大學、世界新專等校教授新聞學。已出版專著有《新聞寫作》、《新聞學講話》、《新聞學概論》、《通訊事業概論》、《世界局勢面面觀》等。

輯部要充份學術化，整個事業當然要制度化、效率化」的口號，對中央日報進行經營與編輯兩大方面的改革與整頓，國民黨中央在人力與資金亦大力注挹。所以有《中央時事周報》及《中央夜報》的發行，1935年10月後中央日報社又在南京建設報社大樓，採購新式印刷設備，一時銷量大增遍及全國。

《中央時事周報》的性質是「一週間時事的綜述」，並對讀者有二個希望：我們對於讀者第一個希望，是每逢到本刊一期，應該把那一週間的時事分析研究一下，我們國家在那一週裏面，究竟有沒有進步？我們的政治或社會方面，在那一週裏究竟是向前走幾步？還是向後退幾步？假使是向前的，我們應該如何推動他使他永續前進。假使是後退的，我們應該如何去挽救他。今日的立國，是要計月計年的去考核成績。我們現在進一步底計週計日來省察自己罷。我們對於讀者第二個希望，是對於時代的連續因果性，可以由本刊特別得到一重新認識，國人今日的流行性，為平時的麻木與臨時的張皇，結果就無處不是失敗。這種原因，完全由於平時對於時事的連續及因果性的漠視，時事無時不再繼續互造因果之中，如何多造好因，便如何能多造好果，這就在多數人民對於時事不斷的注意，對於時事有極短時期中的反省和糾察。中國今日的事情，真是一步放鬆不得，更是一寸也退步不得，形勢上實在不允許我們再放鬆再退步了。

第一是希望能計週計日藉由時事來省察國民本身，第二是希望不要漠視時事的連續及因果性。但最後在抗戰初期，因物資缺乏，難以繼續經營而終停刊，



圖一 《中央時事周報》封面。

(二) 成立中央圖書館

1928年5月15日大學院召開全國教育會議於南京，安徽省政府教育廳提出〈請大學院籌設國立中央圖書館案〉，理由有四：^[8]

- 一、國都所在，人文薈萃觀瞻攸關，故吾國歷代都會俱有藏書之所。石室蘭臺，崇文秘閣，史所艷稱；近世歐美國都，亦莫不有偉大圖書館；如德之柏林國家圖書館、法之巴黎圖書館、英之倫敦博物院圖書館、美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皆規模閎壯，組織精良，參考者稱便，遊覽者起敬，實足以表示民族之精神。今南京為總理指定之首都，宜建一大中央圖書館，廣收圖籍，以供政府人員及學者之參考，而資外賓之觀光。籍以表彰吾國文化而增高國際聲譽。
- 二、現今國內各地圖書館均感專門人才缺乏，自應從速設立圖書館學學校，培養此項人才；惟圖書館學術理論與實習並重，非有規模完備之中央圖書館，不足以供此項專門學校學生之實習，而宏其造就。
- 三、目錄未詳，索引未精，參考至難，讀書不便，此圖書學所以注重編目錄與製索引也；吾國對於二者，素尠研究，故有圖書而無圖書學，如中央設有大規模之圖書館，加以專家之研究，則目錄可詳，而索引可精，既便於參考，即所以促進圖書館學術。
- 四、近來外人重視東方文化，來華之收買古籍者接踵而至，致奇書秘籍，流於異域，國人之講國故者，竟有求諸國外圖書館之事，可謂奇恥大辱。此種保存文獻之重任，不得不屬望於強有力之中央圖書館。

會後決議籌設國立中央圖書館，由大學院計畫進行。翌年1月28日中華圖書館協會，亦於南京召開第一次年會，決議呈請教育部依據全國教育會議之議決案，從速籌辦，以應需要。教育部遂於1933年1月20日，派蔣復璁為籌備委員。而當時正值國家復元之際，財政困窘，設備經費，無從籌措。朱家驊於南京時任交通部長兼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由交通部支應二千元，支持成立，暫假國立編譯館辦公。

當年工作重點在於進行圖書之徵集，接收國學書局與出版品國際交換處。

^[8] 安徽省政府教育廳，〈請大學院籌設國立中央圖書館案〉，《安徽教育行政周刊》，1：5（1928.4），頁28。

1934年7月興建館舍，而四庫全書珍本之影印，最爲國內外注意，同時又利於國際出版品交換。1935年除了館舍之建築繼續興建外，自書籍確定檢送官書及出版品呈繳等辦法後，館藏量大增，另一方面進行採購，以上圖書，除了登記分類編目外，更編有館藏官書目錄二輯、期刊目錄二輯，呈繳圖書目則按月出版。

（三）設立〈學瓠〉專欄

在此背景下在中央圖書館在《中央時事周報》創設〈學瓠〉專欄。一則當時中央圖書館，經費並不充裕，獨立出刊較爲困難；二則有刊登最新書目及呈繳圖書徵信的需求；三則介紹圖書館理論新知，以符立館初衷；四則藉此刊物廣大之發行量進行宣傳，故將〈學瓠〉附於《中央時事周報》。

而《中央時事周報》亦力求轉型，要求編輯學術化。在1934年2月10日的《中央日報》，《中央時事周報》刊出啓事「徵求文藝作品」：

本周報自第三卷起，決增加文藝欄。凡新詩、小說、戲劇，無論創新翻譯，均所歡迎，篇幅最長不得過三千字，一經刊載，酬報從豐，敬祈海內鴻達，不吝珠玉，稿件請註明中央時事周報室。

故有〈花隨人聖龔摭憶〉、〈夢苕龔詩話〉、〈民七日本觀操日記〉等專欄相繼出現。一年後〈學瓠〉專欄創刊，中央圖書館得以配合館務發展以達徵信宣傳目的，《中央時事周報》亦認爲〈學瓠〉將成爲不止是中國東南，甚至是全中國的學術寵兒，進而十二分感謝蔣復璁先生的雅意。兩者互有需求，合作時間長達一年。

三、〈學瓠〉專欄

〈學瓠〉專欄自1935年2月16日起，於《中央時事周報》第4卷第5期開始刊載，固定每星期六出刊，共50期。期末附〈編者的話〉：

本期起，「學瓠」欄創刊。本期內容，有葉仲經先生的「擬重訂章學誠史籍考類目」一文，長數千言，精闢得很。此外還有學術界消息二十餘則，出版新書、創刊雜誌目錄數十種，和善版古本的研討，真是美不勝收，此後每期內容稱是。我們很高興的說，本欄將來必成爲東南，也許全國學術界的寵兒。中央圖書館全人，該館籌備主任蔣復璁先生的雅意，我們是十二分感謝的。

及《中央時事周報》第5卷第5期，〈學瓠〉最後一期的〈啓事〉中：

本報自闢學瓠欄，迄今已四十餘期，茲主編人中央圖書館主任蔣復璁先生以公冗不克繼續主持，但仍慨允以每週新書消息，交本報發表。仝人等於蔣先生之盛意，深為欽感，特此誌謝，並請讀者鑒諒。

可知主編為當時籌備處主任蔣復璁。

每期專欄上有刊頭圖案，為一戰士站在古羅馬戰車上，左手指向前方，右手托一書籍，疾駛向前。刊頭名稱為〈學瓠〉，署名「中央圖書館主編」。刊頭圖案左下與《中央時事週報》封面右下，皆署名為「煜文」，設計者疑為同一人。



圖二：〈學瓠〉專欄創刊〈弁言〉。

所載內容由第一期的〈弁言〉中所記：

- (一) 本欄以促進文化事業，介紹圖書與學術界消息，供各界之研討為目的，因名「學瓠」。
- (二) 本欄分論評、事載、書訊、談餘，四類：
1. 論評：凡中西書籍，足資檢討評述者，擇要撰論，以資研究。
 2. 事載：凡學術界及圖書館有關文化事業之消息，均儘量登載。
 3. 書訊：新書籍以及雜誌週刊等出版消息，隨時擇要介紹。
 4. 談餘：凡有裨文化之談片、拾零，商討事項，酌為編載。

(三) 本欄同人，自維學識譾陋，凡所評述，難免差漏，深願海內賢達，不吝賜教，以匡不逮，實所企幸！

可知此專欄目的在「促進文化事業，介紹圖書與學術界消息，供各界之研討」，內容分四大部份，討論圖書館學術理論、刊載學術界消息、編製新書目錄、研究古籍善本，此與安徽省教育廳提案中「惟圖書館學術理論與實習並重」、「此圖書學所以注重編目錄與製索引也」、「保存古籍文獻」理念相應。

(一) 論評

〈學觚〉50期中因部份文章連載，故「論評」共有37篇文章，其中翻譯著作有19篇。內容有文獻學、敦煌學、圖書法令、圖書館建築、圖書館管理、兒童讀物指導、圖書館事業發展、各國圖書及圖書館事業介紹。

傳統文獻學研究中以葉仲經^[9]發表最多，葉仲經江都人^[10]精於目錄版本之學，早年於南京夫子廟舊書舖工作，經由謝剛主介紹於蔣復璁主任^[11]，任職於中央圖書館善本室^[12]，發表有：

〈擬重訂章學誠史籍考類目〉第4卷第5期

〈沈權齋著述攷〉第4卷第8期

〈絳雪樓書目辨偽〉第4卷第14期

〈叢書集成平議〉第4卷第27期

^[9] 葉仲經，江蘇江都人，為民國學者支偉成之岳丈，長於版本目錄之學。生平資料所見不多，曾任職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室，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中央圖書館代表。校勘過《黃氏逸書考》、《肇域志》，另有著作《清四庫全書評議》。

^[10] 劉國忠，〈評兩部《緯書集成》〉，《傳統文化與現代化》3（1996），頁91：「《通緯逸書考》，黃爽輯。黃爽字右原，江蘇甘泉人，輯有《漢學堂叢書》，其中《通緯逸書考》聘講陳逢衡校讎，允緒時印行。民國時江都葉仲經及朱長圻又據黃氏補刊本印行，改名為《黃氏逸書考》。」

^[11] 謝剛主，〈南遊紀事詩〉，《古今》半月刊，34（1943），頁9：「昔余講學金陵，一時舊侶，率多星散。憶昔薄春，偶遊狀元境萃文書局，識葉仲經君，長於目錄校讎之學，辨別板本，考鏡源流，如數家珍。余即薦之蔣慰堂兄，引為記室，此次南來，復至萃文，訪仲經於太平路，路兩鬢全白，狀至蕭索，一旦晤對，其喜可知。仲經以詩相貽，意致惇切，愧我無才，未能相和也。」

^[12] 昌彼得，〈病榻憶往--宗陶老人自述（二）〉，《國家圖書館館訊》，4（2006.11），頁8：「在組中有兩位老先生可以說是我啓蒙的老師，一位尹老石公，他長於目錄，對於歷代圖書分類沿革如數家珍，也就是因為這才能為館長聘為史籍考的主編。另一位是我同辦公室的葉仲經老先生，他曾在南京夫子廟的舊書舖工作多年，對於書林的掌故，非常熟悉，對於歷代藏書家的收藏印章，多能鑑別真偽，他也是版本鑑定的高手、作偽的專家，曾替他的老板偽造過許多假宋元版。」

〈中國目錄分類學史論〉第4卷第45期、第5卷第3期、第5卷第4期

討論內容包含目錄學、辨偽學及叢書研究，葉氏於〈擬重訂章學誠史籍考類目〉一文中言：「《史籍考》精神所寄初不在類目，乃在其超卓之識解可知，宜乎震鑠一時，俯視千古矣。惟欲指示學人讀書之門徑，自當對於淵流派別，不厭其詳。」可見章學誠在校讎史書是先考訂後著錄，先求家法再立類目。

敦煌學有〈德化李氏敦煌寫本目錄〉，未署作者姓名，連載兩期，第4卷第48、49期。德化李氏即李盛鐸（1858-1937），字椒微，號木齋。江西德化（今九江）人。清朝末年至比利時、日本出使，官任山西巡撫。自甘肅解送敦煌經卷至京師學部時，李盛鐸偕同其親家何彥升、同鄉友人劉廷琛、方爾謙等人，各盜取佳品數百卷。李氏盜取數量最多，品質亦佳。日本學者羽田亨1928年至天津李氏寓所，《道德經注》等四種寫卷。李氏晚年因官司纏身，故親屬分批出售其所藏。〈學觚〉刊出此目錄，原稿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題作《李木齋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目錄中著錄寫本，多為精品。據說當時以八萬日元售給日本京都古書店竹苞樓主人佐佐木。之後李氏又有一批求售，數量雖然較少，但亦有重要者，故於《學觚》1936年第1卷第7期再刊出〈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錄〉。此二目錄分別刊於〈學觚〉及《學觚》，目的在警惕國人，國寶流落海外，誠為國家之恥，勿步李氏後塵，亦觀察出〈學觚〉及《學觚》兩者前後之相承。

要了解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的歷史，大抵可參考蘇精〈從換書局到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早期中國交換機關小史〉^[13]及辜瑞蘭〈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之工作〉。^[14]而民國時期的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此段發展歷史由徐覺於第4卷第15期發表的〈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概況〉一文中述之更詳，內容言自圖書國際交換事業1925年於北京成立國際交換局以來，後由上海中央研究院接手，轉而南京教育部承辦，最後中央圖書館奉令辦理出版品國際交換。並詳列1928-1932年「國內外收發書報統計表」，及附錄出版品國際交換公約、歷年重要文件13種，包含〈教育部致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訓令第六五八九號〉、〈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呈教育部文〉、〈教育部致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指令

^[13] 蘇精，〈從換書局到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早期中國交換機關小史〉，《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4：2（1978.10），頁180-183。

^[14] 辜瑞蘭，〈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之工作〉，《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2：2（1986.10），頁69-76。

第一〇六一〇號)等。若再配合《教育通訊》中〈中央圖書館半年來國際交換工作〉^[15]一文，更可了解戰後中央圖書館國際交換圖書工作概況。

各國圖書及圖書館事業介紹共13篇，如下：

〈普魯士各邦圖書館之聯合目錄〉福克斯 (Hermann Fuchs) 著，蔡可成譯 第4卷第9期

〈蘇俄之圖書事業〉 Dimitry M.Krassovsky 著，鍾靜夫譯 第4卷第13期

〈蘇聯之出版事業〉 森 譯 第4卷第38期

〈波蘭之圖書館事業〉 未唐 第4卷第17期

〈共和制度下之西班牙圖書館〉 斯葛尼爾 著 第4卷第20期

〈五十年來德意志之圖書館事業〉 密爾考 著，蔣復璁 譯 第4卷第22期、第4卷第24期、第4卷第25期、第4卷第26期

〈日本帝國圖書館〉 愛斯戴 (Esdaile, Arundell) 著，蔡可成 譯 第4卷第29期

〈手寫本在恆廷敦圖書館中之保藏〉 H.C.Schulz 著，毛宗蔭 譯 第4卷第31期、第4卷第32期

〈美國地質調查所圖書館〉 James T.Rubey 著，鍾靜夫 譯 第4卷第35期

〈巴黎國立圖書館〉 Arundell Esdaile 原著，陳汲 譯 第4卷第36期、第4卷第37期

〈德國之書籍營業〉 F.H.Rceve 原著，毛宗蔭 譯 第4卷第42期

〈美國大學圖書館藏書數量及其發展的研究〉 呂紹虞 第4卷第43期、第4卷第44期

〈英國博物院圖書館〉 Arurell Esbaile 原著，徐覺 譯 第4卷第46期、第4卷第50期、第5卷第1期

各國圖書館則通過了蔣復璁、鍾靜夫、林斯德、蔡可成、陳汲、徐覺、毛宗蔭等人翻譯國外學者文章，介紹蘇俄、波蘭、西班牙、德國、法國、美國、英國、日本等先進國家的圖書館事業發展。其中蔣復璁於《珍帚齋文集》卷二上末篇為〈五十年來的德國圖書館事業〉^[16]，文末注明出處，「本文譯自『五十年來德國學術』中密爾考 (Fritz Milkan) 所著德國圖書館事業。(圖書與圖書館，

[15] 〈中央圖書館半年來國際交換工作〉，《教育通訊》，復刊4：2（1947），頁31-32。

[16] 蔣復璁，《珍帚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二上，頁490-516。

頁107-136)」此篇文章應為蔣氏早年譯作，實際最早發表於〈學瓠〉論評中，篇名稍有不同，為〈五十年來德意志之圖書館事業〉，《珍帚齋文集》中此文出處應可再做補充。

圖書法令則有針對著作權法及出版法做討論。其它內容兼及學者生平著述、兒童讀物指導、圖書館制度、建築、管理、中國財政學書籍……等，如下：

- 〈出版法之檢討及其修正之商榷〉 劉傑材 第4卷第12期
- 〈著作權之保護及其限制〉 劉傑材 第4卷第33期、第4卷第34期
- 〈密爾考先生之生平與著述〉 未唐 第4卷第11期
- 〈日本故內藤湖南博士遺書展覽會〉 劉純父 第4卷第21期
- 〈郎克史學名著出版百週紀念〉 王梅蓀 第4卷第25期
- 〈如何選擇小孩子的書籍〉 林斯德 第4卷第41期
- 〈選擇書籍與兒齡〉 林斯德 第4卷第47期
- 〈現代兒童圖書館之建築〉 查介眉 第4卷第23期
- 〈美國大學圖書館建築研究〉 William M. Randall原著，呂紹虞譯 第4卷第28期
- 〈圖書館之盜竊與殘毀問題〉 Rolph Munn著，陳厚吉譯 第4卷第39期、第4卷第40期
- 〈美國圖書館界服務人員之新職責〉 William Warner Bishop原著，徐覺譯 第4卷第30期
- 〈論中國之財政書籍及中國之財政學〉 朱悞 第4卷第6期
- 〈以「書籍立方」為單位而定書庫廣袤之商榷〉 Robert W.Henderson著，毛宗蔭譯 第4卷第7期
- 〈從圖書館說到檔案處〉 劉純父 第4卷第10期
- 〈兒童圖書館的組織與設備〉 余文豪譯 第4卷第16期
- 〈現代圖書館制度〉 R.H Hart著 林斯德譯 第4卷第18期
- 〈德國科學與中國圖書館〉 岳爾根斯，著 第4卷第19期

內容從傳統到現代，實務與理論兼顧。此時圖書館館刊，已由民國初年單純的紀錄館藏與工作情況，進而滙聚一批學者轉變為研究文獻學、目錄學、介紹西方圖書事業、發展圖書館理論的園地。〈學瓠〉對後來中央圖書館館刊《學瓠》、《圖書月刊》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 事載

同時期有類似報導者，為北平的中華圖書館協會發行之《中華圖書館協會報》中有「圖書館界」一欄，內容以國內圖書館界訊息為主及部份國外圖書館消息。而〈學觚〉中「事載」記錄當時中外圖書館及學術界大事，共577則消息，國外消息有385則，國內消息有192則。可是說是當時報導國際漢學動向最豐富的刊物，頗近今日《漢學研究通訊》中「會議報導」與「學界消息」功能。其內容可約分為考古訊息、學會改組、會議報導、學者動態、人事異動、展覽會消息、圖書館成立、統計報告……等，第4卷第13期載有大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的三封信稿，分別為〈與王千戶書〉、〈與唐都督書〉、〈與川總督書〉在當時亦十分特殊珍貴。此事載一方面與其它圖書館報導方向略做區隔，亦可見當時中央圖書館為國人打開國際漢學之窗的企圖與用心。

(三) 書訊

刊出當時重要圖書訊息加以報導，全部共11則，「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出書已有兩種」、「影印宋藏遺珍」、「古史辨第五冊出版」、「編纂中國新文學大系」、「最近在德國出版宣傳日本文化之刊物」、「中央圖書館呈繳新書目錄第一期已出版」、「一九三五年份之圖書館博物院及美術院年鑑出版」、「三種年鑑行將出版」、「續修道藏」、「埃及出版教育雜誌」、「德國教育電影管理處出版月刊」等。

接著刊錄最新呈繳及採購之圖書、期刊、官書基本著錄項，分為「圖書消息」、「創刊刊物」、「新出官書」三部份，先列出呈繳書目，再列採購書目，簡列如下：

圖書消息

書名	著者	價格	裝訂	冊數	頁數	出版處
晚明小品文總集選	王英編校	4角	平裝	1	190	上海南強書局
電工學題解	杜若誠譯	2元5角	平裝	1	433	上海勵志書局
自修英文法	劉思訓編	4角	平裝	1	114	上海漢文正楷印書局
戰地英雄	周明達著	5元	平裝	5		上海三星書店
龍山王	顧明道	2元	平裝	2		上海三星書店
(以上已經呈繳國立中央圖書館者)						
科學的故事	宋易譯	1元		1		上海開明書店
元明散曲小史	梁乙真著	1元6角		1		上海商務印書館
各國政治教育比較觀	方悖頤譯	1元5角		1		上海民智書局

創刊刊物

刊名	刊期	定價	出版處
道德半月刊	半月刊	年2元	北平萬國道德會
仁愛月刊	月刊	年2元4角	廣州市仁愛月刊社
都市與農村	旬刊	年2元5角	青島都市與農村旬刊社

新出官書

書名	出版機關	出版年月	通訊處	備考
廣東教育旬刊	廣東省教育廳	24年1月11日	廣州	該刊原名教育月刊
上海米市調查	社會經濟調查所	24年2月	上海	
現行章則彙編	湖北省立實驗民眾教育館	24年2月	武昌	

目前研究民國時期圖書，大抵參考《民國時期總書目》，而此書僅依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重慶市圖書館等三個圖書館的館藏為主編輯而成。且民國時期時代動盪圖籍保存不易，故〈學瓠〉此份書訊，不但可顯示中央圖書館當時館藏，對呈繳圖書起了徵信作用，並了解呈繳制度執行情況。兩相參照亦為研究民國時期圖書重要參考資料，所附圖書、期刊售價可為研究當時書價與經濟史重要史料。

(四) 談餘

在〈學瓠〉中共刊載7次，主要作者為剛父與純父二位。剛父所纂古籍善本書志〈緗素烟雲錄〉共4期，如下：

第4卷第5期

宋刊本春秋胡傳三十卷，裝訂八冊，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白口下魚尾下有字數。字大悅目，極古拙之致，紙亦薄韌可愛，毛子晉季滄萃曾藏。

宋刊本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論語，併作二卷，裝訂二冊，序後有劉氏天香書院之記六字，行書木記，袁寒雲楊惺吾均有跋。

宋刊小字本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黃綾包蝶裝，每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邊，版心魚尾上有字數。下有由舉古公高馮等字，當是刻工姓名，眉上間有批校誤字，或謂尚係當時進呈原本，雖未可知，而紙質膩潔，墨光精湛，洵宋槧中之上駟也。

元刊小字本古今源流至論四十卷，每半頁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後延祐丁巳孟冬圓沙書院刊行木記，并鐘鼎式印記。收藏，在明則有項子京、孫慎行，

清則有張芙川、陳蘭鄰、蔣香生諸家印。

明鈔本景祐六壬神定經十卷，宋仁宗時楊維德等奉勅撰。宋以後諸家，多未著錄。其書前四卷總論課理，後六卷則分事列卦，所引如諸經緯桓譚新論、貨理論及京房、費直、翼奉、虞喜、樂產各家學說。又金匱□靈□□集、神□曾門經等古術數專書，今多亡佚，趙搗叔得其首二卷，刻入鶴齋叢書，戴子高為作跋，極推重之後。繆藝風獲見四卷，已詫為得未曾有，固不知全書尚存天壤間也。

第4卷第7期

宋刊本尚書孔氏傳十三卷，訂六冊，每半頁十行，每行十九至二十字不等。注雙行字，同版心上魚尾上有字數，紙堅韌似今日之東洋皮料，面勻淨整潔過之。

宋刊本重言重意幕注禮記二十卷，每半頁十一行，每行二十至二十一字不等，小字雙行字數同，有周良金藏印。禮記互注各家多有著錄，獨題幕注者罕見。

宋乾道蔡夢弼刊本史記，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卷後間有蔡夢弼傅卿校正木記，每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六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六、七字，白口單邊，楮墨精美，神明煥然，毛氏汲古閣藏印最多。內配小字本二卷，係另一宋刊約短半寸，每半頁十四行，每行二十六、七字，白口左右雙邊，版刻亦佳，雖非原璧，尚不致蒙續貂之譏。

宋刊小字本重廣眉山蘇先生文集八十卷，每半頁十三行，每行二十七字，四週雙邊後有饒州德興莊谿豢龍應夢集古堂八分木記。此書有明人繕本，試取以對勘，生氣索然，直如小巫見大巫矣。

元刊本廣韻五卷，訂五冊，每半頁十二行，每行大字約十七，小字雙行二十六、七字不等。有泰定乙丑菊館圓沙書院刊行木記楊守敬跋，即古逸叢書祖本也。

第4卷第11期

宋刊殘本詩集傳，止存八卷，字大悅目，紙色微黃而勻厚。為吳氏拜經樓故物，有陳仲魚一跋最詳。稱作後山本當或可信，今藏盩山圖書館。

宋嘉定本通鑑總類二十卷，每半頁十一行，每行二十三字，版心魚尾上有字

數，若元時蘇州繙刻則無之。

明東雅堂繙宗廖氏世綵堂本昌黎集，刻工之精幾與原刊無異，惟紙墨差遜耳，然已非郭氏濟美堂繙柳集所能望其項背矣。

宋嘉泰本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每半頁十行，行十六字。字體勁整，中含秀逸之氣，絕類褚河南紙色瑩厚如玉墨香四溢，即在宋刻中亦不多見。昔黃蕘圃得六卷英光集寫本，聞書估言有是書亟欲訪求已爲□賈某購去，不意□寶尚留天壤寧非眼福耶。

宋刊本後村居士集五十卷，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一字，雖間有鈔配而首尾整潔如新。

馮巴蒼手鈔本汗簡七卷，篆文勻細有鐵畫銀鈎之妙，小字亦蒼秀，世多豔稱，毛鈔觀此，足可凌駕其上矣。

舊鈔本萊竹堂書目不分卷，清初馬寒中故物，有紅藥山房考藏私印，取校粵雅堂叢書六卷本，稍有異同而以舊鈔本爲勝。

第4卷第44期

天水舊槧傳世日稀，故居今日而言版刻，已不能高舉宋元，得明槧之精者，即往往珍如球璧，曩嘗介紹明刻善本十餘種，茲再就耳目所及拉雜書之。

楚辭集注八卷後語六卷辯證二卷，元刊本，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字，註雙行，行二十四字，小黑口。無刊行年月，中縫下方間記字數，一一與經籍仿古志所載脗合。惟彼尚缺辨證一種，此則首尾完具，簿黃皮紙，字體疎秀，尤爲難得。

前後漢記各三十卷，明嘉靖戊申黃姬水合刻覆宋本，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單邊。

史漢異同三十五卷，明嘉靖丁酉李元陽汪佃校刊本，每半頁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單邊。須溪評語則列在書眉，書名未改稱班馬，猶是宋刻之舊。

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十八年，方獻夫刊本，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八字，白口。即曾載於天祿琳琅續編者，全書整潔如新。

國語二十一卷，明嘉靖丙申閩中葉邦榮刊本，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綫口白魚尾，頗稱別致。

河南程氏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外書十二卷文集十二卷遺文一卷遺事一卷，明成化中繙元臨川譚善心本，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雙黑口雙邊。

陸宣公集二十二卷，明天順元年裔孫延祥刊大字本，每半頁九行，行十七字，大黑口雙邊，此本世不多見。

龜山先生集三十五卷附錄一卷，明正德十二年宜興沈暉刊本，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黑口。從至順癸酉朱鈞繙宋本出。

阮嗣宗集四卷尉繚子一卷，明天啓三年尉氏令交河及朴刊本。書雖刊於明末，從未一觀其所以彙刻之故，則同為尉氏人也，惜尚缺蔡伯喈集一種，未知天壤間尚有傳本否？及姓亦奇。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景鈔淳熙癸卯陸公紹本，行款悉依宋刻，有抱經樓印休寧汪季青藏書及古香樓諸印。

所載善本書志共28種，以宋刊本為為主，對於古籍善本的行款、字數、紙質、刻工、藏印、是否有批校做精要介紹，並對此善本略加評斷品相、價值。此應為中央圖書館最早主編刊行之古籍善本書志。唯剛父為何人？此批善本為何家藏書？流落何方？尚待考證。

第4卷第10期則為剛父討論版刻問題：

藏書家大都以版刻在前者為勝，故元不如宋，明不如元，明版中嘉萬所刻，又不逮成弘以上，此理雖定，然亦有不盡然者。往見嘉靖十五年馮世雍刻本山海經，字體精微端潔，全仿宋槧，目錄與序相連，亦不失古刻矩矱，版心上方有前川書屋四字，取與成化邢讓本對勘，則成化本行款任意排列，已鮮古趣。而第二卷西次山經玉山條註引穆天子傳，并與黃省曾已下俗本無異，獨馮本較增十餘字，又其它字句，馮本復多有不同，未遑枚舉，實出成化本之右，宜陸存齋稱為明覆宋本，要非虛譽也。

王臨川集一百卷，在宋有二本，一為紹興十年郡守詹太和刊本，一為紹興二十一年公曾孫珏編刊本。而明繙宋刻亦有兩本，一為嘉靖二十五年臨川知縣應雲鸞刻，一為三十九年汀西巡撫何遷刻，而均繙詹本者也。世多誤以何本即應本，實則應本居前，何本尚係重刻。頃見應本初印書，雕撫甚工，其內竟有若干頁，古雅頗似宋版，迥與明刻不類，豈詹守原刻版片猶有存者，應氏為之修補印行，如楊東里之修王，珏本於北監，惟應氏序初未提及，遂少確證，疑以傳疑而已。

前人認為版刻在前者為勝，作者認為雖是定理但亦有例外，舉出《山海經》與《王臨川集》二例，提醒讀者在考定善本優劣時，宜細加考證，勿迷信定論。

第4卷第18期的「談餘」刊出純父^[17]的〈採訪圖書瑣言〉，文中言及當時線裝書籍日漸昂貴，書賈之弊日甚，如下：

近廿年來，線裝書籍日見其昂，在十數年前，普通本平均每冊不及兩角，即明版亦僅值五角，迨至今日，其價格幾逾十倍。書價日昂，書賈之弊日甚，採訪圖書者，偶一不慎，即受其愚，嘗見書肆中收有殘缺不全之圖書，售得上價，購者並不覺其殘缺，亦足見書價之善於作偽矣。作偽之法不一，須視其書之殘缺情形而定；如殘缺有限能以之抄補者，必抄配完整，裝訂完善，此即所謂補抄本。如殘缺甚多，無可抄補，必設法以彌縫之。如係序目殘缺；即將序或目完全撤去，作為無序或無目之書。如正文缺頁不全，或將其它各頁中之數目字挖去，作為虫蛀，或以他篇中之同頁者，移置於此，補其殘缺，或將書中可以中斷之處而截斷之，作為全書。如後半部有缺者，書賈必在該書目錄中，將所殘缺者裁去，使購者無從稽考。倘遇大部書籍缺有數種或數篇者，即在書目中加印原缺或未刻字樣，種種弊竇，不一而足，此乃專指普通圖書而言。若稍有價值之書，必摹仿名人之圖記加蓋卷端或偽造題跋，過抄眉批，以便高其價值，甚有偽造目錄等詳言該書如何希貴，以愚購者，遂其無厭之求。或以翻刻書，冒充原本；或以新書燻色作舊，或以冷僻之書更易書名，充作孤本。弊端百出，舉不勝舉，若非精於鑒別，及對於版本目錄有深切之研究者，實屬不易洞燭其弊。上列數端，略挾書賈之弊竇，幸採訪圖書者稍留意焉。

純父分析當時普通圖書作偽的方法大體有三：一則殘缺有限能以之抄補者，必抄配完整，裝訂完善，此即所謂補抄本；二則殘缺甚多，無可抄補，必設法以彌縫之；三則大部書籍缺有數種或數篇者，即在書目中加印原缺或未刻字樣。作偽者對價值較高的書，更仿名人圖記、偽造題跋、過抄眉批、偽造目錄等方式愚弄讀者。也有用翻刻書冒充原本、新書燻色作舊、冷僻之書更易書名。對當時書市的亂像做整理分析，亦可了解民國時期書籍作偽的風尚。以上種種弊端，未精於版本目錄之學者，往往為書商所欺。今日購買古籍善本者，亦可做為鑑借。

第4卷第34期的「談餘」介紹「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印行書籍提要」，未署作者姓名，如下：

^[17] 純父與〈學狐〉中發表〈從圖書館說到檔案處〉、〈日本故內藤湖南博士遺書展覽會〉的劉純父，是否為同一人，尚待考證。

江蘇省立圖學圖書館創自清季，萃浙江丁范兩家藏書，初名江南圖書館，幾經改革，始定今名，書籍亦復時有增益，遂蔚為東南學府。顧度藏雖眾，而自所出版者除數種簡目外，殆無其它著作。自現館長柳翼謀先生受事以來，對館務之發展不遺餘力，更擇珍本秘籍，陸續刊布，嘉惠士林，七八年間，已有四十餘種，類多貴重史料，鄰邦文獻，與夫專門經說，名家詩文詞曲等。蓋柳先生為現代儒林尊宿，學術夙稱賅博，宜其取之精而擇之審也。茲讀其最近印行之「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印行書籍提要」竟，爰誌數語，用當介紹。

「談餘」內容言及善本書志、版本學、古籍採訪等，在〈學觚〉中的份量雖然不多，亦為其特色之一。安徽省政府教育廳提出成立中央圖書館的理由中，認為古籍流落海外，誠為國家奇恥大辱，冀望中央圖書館承接保存文獻的重任。中央圖書館在〈學觚〉中承繼古籍理論傳統，在抗戰中搶救古籍的行動，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展現了實際的力量與效用。

四、結語

〈學觚〉專欄於1936年2月15日第5卷第5期停刊，出刊時間前後長達一年。專欄中新書資訊維持繼續刊出，至第5卷20期加入西書新訊。接著中央圖書館於1936年2月獨立出版《學觚》月刊，館刊的發行進入新的階段。在體例上兩者大致相同，且〈學觚〉每周發行一次，若改為月刊，份量亦等同月刊，可說是為《學觚》正式獨立出刊前做了一年的準備，也可從部份文章《學觚》亦繼續連載，觀察得出兩者的傳承關係。

建國百年，中央圖書館在風雨飄搖中成立，發展亦近百年。建館於南京，後遷重慶，最後跨海來臺，一波三折，可謂是座苦難中成長的圖書館。〈學觚〉就館史而言，代表早期中央圖書館介紹圖書館理論、引進各國圖書館制度及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的重要史料。就館刊史而言，刊名上〈學觚〉與《學觚》應為兩種刊物，不應相混。而〈學觚〉為國家圖書館最早主編之連續性專欄，是現今《國家圖書館館刊》前身，館刊史應該釐清，向前延伸。目前《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續編·三編》中〈學觚〉、《學觚》、《圖書月刊》皆未收錄，頗有遺珠之憾。就圖書史所言，是研究民國圖書的門徑，亦可了解當時圖書呈繳制度實際情況。事載中學術訊息為當時國人打開國際視野，古籍善本的研究與典藏至今還

是國家圖書館傲人的特色，在〈學瓠〉中早已種下種子，日漸茁壯。不過，目前〈學瓠〉一欄所知者不多，知者亦多與《學瓠》相混淆，故〈學瓠〉為《學瓠》之前身，為館刊的發展奠定基礎，是《國家圖書館館刊》的起源，自應辨明與重視。

參考文獻

(一) 圖書

- 丁淦林。《中國新聞事業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
- 方積根、唐潤華、李秀萍。《臺灣新聞事業概觀》（北京，新華出版社，1990）
- 吳廷俊。《中國新聞傳播史稿》（武昌，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
- 屈萬里等著。《國立中央圖書館概況》（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7）
- 季羨林、段文杰等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
- 馮驥才。《人類的敦煌》（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 葉繼元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學術精品·圖書館學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蔣復璁。《珍帚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蔣復璁等口述，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之經過及現在進行概況》（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1934）
- 屈萬里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民國35至37年間油印本）
- 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年大事記編輯小組。《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年大事記（初稿）》（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3）
- 國家圖書館七十年記事編輯委員會。《國家圖書館七十七年記事》（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
- 國家圖書館作藏組編輯、俞小明主編。《國家圖書館七十七年大事記》（臺北：國家圖書館，2010）

(二) 期刊論文

- 〈中央圖書館半年來國際交換工作〉，《教育通訊》，復刊4：2（1947），頁31-32。
- 安徽省政府教育廳，〈請大專院籌設國立中央圖書館案〉，《安徽教育行政周刊》，1：5（1928.4），頁28。
- 昌彼得，〈病榻憶往--宗陶老人自述（二）〉，《國家圖書館館訊》，4（2006.11），頁1-9。
- 陳友民、曾瓊葉。〈烽火歲月中之出版紀錄--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目錄：民國22年至民國

- 38年〉，《國家圖書館館訊》，92：1（2003.3），頁18-26。
- 辜瑞蘭。〈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之工作〉，《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2：2（1986.10），頁69-76。
- 劉國忠。〈評兩部《緯書集成》〉，《傳統文化與現代化》3（1996），頁90-95。
- 謝剛主。〈南遊紀事詩〉，《古今》半月刊，34（1943），頁7-9。
- 蘇精。〈從換書局到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早期中國交換機關小史〉，《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4：2（1978.10），頁180-183。

The examination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s Journal entitled "Xui-Gu"

Ming-zing Yuan

Abstract

Built in 1933 in Nanjing,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has been built almost for one hundred year until present.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published a Journal entitled "Xui-Gu" before resisting Japan and published "Tu shu yue kan" (圖書月刊) during resisting Japan. We know the earliest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s "Xui-Gu" (學觚) but how do we examine this Journal? Prior to the publication of "Xui-Gu",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ooperated with Central Daily News (Zhong yang ri bao) to publish a specific column similar to the discussion of "Xui-Hu" (學觚) on Zhong yang shi shi zhou bao(中央時事周報), one year before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Xui-Gu". The specific column "Xui-Hu" discussed the theories of Library Science, Philology, Bibliography, and reported academic news, the records of purchase of books, journals, and rare-books. Basically, "Xui-Hu" was the earliest column that continually published but was rarely known by readers at present tim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rigin and the content of this specific column "Xui-Hu".

Keywords (關鍵詞)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Xui-Hu ; Xui-Gu ; Central Daily News ; Zhong yang shi shi zhou bao(中央時事周報)

Ming-zing Yuan : MA. Of Division of Chinese Documentat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Documentation and Folk Ar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
E-mail : avalon6386@gmail.com